中阿含經/卷第 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五十五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五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中阿含晡利多品(有十經)(第五後誦)

持齋．晡利多　　羅摩．五下分

心穢．箭毛二　　隨摩那修學

法樂比丘尼　　拘絺羅在後

（二○二）中阿含晡利多品持齋經第一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於東園鹿子母堂。

爾時，鹿子母毘舍佉平旦沐浴，著白淨衣，將子婦等眷屬圍繞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住一面。世尊問曰：「居士婦！今沐浴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世尊！我今持齋。善逝！我今持齋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居士婦！今持何等齋耶？齋有三種。云何為三？一者放牛兒齋，二者尼揵齋，三者聖八支齋。居士婦！云何名為放牛兒齋？若放牛兒朝放澤中，晡收還村，彼還村時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日在此處放牛，明日當在彼處放牛。我今日在此處飲牛，明日當在彼處飲牛。我牛今在此處宿止，明日當在彼處宿止。』居士婦！如是有人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日食如此之食，明日當食如彼食也。我今日飲如此之飲，明日當飲如彼飲也。我今含消如此含消，明日含消如彼含消。』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，是謂名曰放牛兒齋。若如是持齋放牛兒齋者，不獲大利，不得大果，無大功德，不得廣布。

「居士婦！云何名為尼揵齋耶？若有出家學尼揵者，彼勸人曰：『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眾生者，擁護彼故，棄捨刀杖，如是南方、西方、北方過百由延外有眾生者，擁護彼故，棄捨刀杖，是為彼勸進人。或有想護眾生，或無想不護眾生，汝當十五日說從解脫時，脫衣裸形，東向住立，作如是說：「我無父母，非父母有，我無妻子，非妻子有，我無奴婢，非奴婢生。」』居士婦！彼欲勸進於真諦語，而反勸進虛妄之言，彼人日日見其父母，便作此念：『是我父母。』父母日日見其兒子，亦作此念：『是我兒子。』彼見妻子，而作此念：『是我妻子。』妻子見彼，亦作此念：『是我尊長。』彼見奴婢，復作此念：『是我奴婢。』奴婢見彼，亦作此念：『是我大家。』彼用此欲，不與而用，非是與用，是謂名曰尼揵齋也。若如是持尼揵齋者，不獲大利，不得大果，無大功德，不得廣布。

「居士婦！云何名為聖八支齋？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、斷殺，棄捨刀杖，有慙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饒益一切，乃至蜫蟲，彼於殺生淨除其心，我亦盡形壽離殺、斷殺，棄捨刀杖，有慙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饒益一切，乃至蜫蟲。我今於殺生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不與取、斷不與取，與而後取，樂於與取，常好布施，心樂放捨，歡喜無悋，不望其報，不以盜覆心，能自制己。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，我亦盡形壽離不與取、斷不與取，與而後取，樂

於與取，常好布施，心樂放捨，歡喜無悋，不望其報，不以盜覆心，能自制己。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非梵行、斷非梵行，修行梵行，至誠心淨，行無臭穢，離欲斷婬。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，我於此日此夜離非梵行、斷非梵行，修行梵行，至誠心淨，行無臭穢，離欲斷婬。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妄言、斷妄言，真諦言，樂真諦，住真諦，為人所信，不欺世間。彼於妄言淨除其心，我亦盡形壽離妄言、斷妄言，真諦言，樂真諦，住真諦，為人所信，不欺世間。我於妄言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酒放逸、斷酒放逸。彼於酒放逸淨除其心，我亦盡形壽離酒放逸、斷酒放逸。我於酒放逸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高廣大床、斷高廣大床，樂下坐臥，或床或敷草。彼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，我於此日此夜離高廣大床、斷高廣大床，樂下坐臥，或床或敷草。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觀聽，斷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觀聽。彼於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。我於此日此夜離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觀聽，斷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觀聽。我於華鬘、瓔珞、塗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作是思惟：『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非時食、斷非時食、一食，不夜食、樂於時食。彼於非時食淨除其心，我於此日此夜離非時食、斷非時食、一食，不夜食、樂於時食。我於非時食淨除其心，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。』是故說齋。

「彼住此聖八支齋已，於上當復修習五法。云何為五？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如來：『彼世尊．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眾祐。』彼作如是憶念如來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如來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譬若如人，頭有垢膩，因膏澤、暖湯、人力、洗沐故，彼便得淨。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如來：『彼世尊．如來．無所著．等正覺．明行成為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眾祐。』彼作如是憶念如來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如來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，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梵齋，梵共會，因梵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於法：『此法世尊善說，究竟，恒不變易，正智所知，正智所見，正智所覺。』彼作如是憶念法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於法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猶人身有垢膩不淨，因麩、澡豆、暖湯、人力，極洗浴故，身便得淨。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於法：『此法世尊善說，究竟，恒不變易，正智所知，正智所見，正智所覺。』彼作如是憶念法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於法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，居士婦！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法齋，法共會，因法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於眾：『世尊弟子眾善趣向質直，行要行趣，如來眾中實有阿羅訶真人趣、阿羅訶果證、阿那含趣、阿那含果證、斯陀含趣、斯陀含果證、須陀洹趣、須陀洹果證，是為四雙人八輩聖士。是謂世尊弟子眾，成就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見智，可呼、可請、可供養、可奉事、可敬重，則為天人良福之田。』彼作如是憶念眾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於眾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猶如人衣有垢膩不淨，因灰、皂莢、澡豆、湯水、人力浣故，彼便得淨。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於眾：『世尊弟子眾善趣向質直，行要行趣，如來眾中實有阿羅訶真人趣、阿羅訶果證、阿那含趣、阿那含果證、斯陀含趣、斯陀含果證、須陀洹趣、須陀洹果證，是為四雙人八輩聖士。是謂世尊弟子眾，成就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見智，可呼、可請、可供養、可奉事、可敬重，則為天人良福之田。』彼作如是憶念眾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於眾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，是謂多聞聖弟子持眾齋，眾共會，因眾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自戒：『不缺不穿，無穢無污，極廣極大，不望其報，智者稱譽，善具善趣，善受善持。』彼作如是憶念自戒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於戒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猶若如鏡，生垢不明，因石磨銲瑩，由人力治，便得明淨。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自戒：『不缺不穿，無穢無污，極廣極大，不望其報，智者稱譽，善具善趣，善受善持。』彼作如是憶念自戒已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緣於戒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，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戒齋，戒共會，因戒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復次，居士婦！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諸天：『實有四王天，彼天若成就信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亦有彼信。彼天若成就戒、聞、施、慧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亦有彼慧。實有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哆天、化樂天、他化樂天，彼天若成就信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亦有彼信。彼天若成就戒、聞、施、慧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亦有彼慧。』彼作如是憶念已，及諸天信、戒、聞、施、慧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，居士婦，多聞聖弟子緣諸天故，心靖得喜。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猶如上色金，生垢不淨，因火排鉆椎赤土、人力，磨拭瑩治，便得明淨。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，憶念諸天：『實有四王天，彼天若成就信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亦有彼信。彼天若成就戒、聞、施、慧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亦有彼慧。實有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多天、化樂天、他化樂天，彼天若成就信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

亦有彼信。彼天若成就戒、聞、施、慧，於此命終，得生彼間，我亦有彼慧。』彼作如是憶念已，及諸天信、戒、聞、施、慧，若有惡伺，彼便得滅，所有穢污惡不善法，彼亦得滅。

「居士婦！若行如是聖八支齋，若有十六大國，謂一者鴦迦，二者摩竭陀，三者迦尸，四者拘薩羅，五者拘樓，六者般闍羅，七者阿攝貝，八者阿和檀提，九者枝提，十者跋耆，十一者跋蹉，十二跋羅，十三蘇摩，十四蘇羅吒，十五喻尼，十六劍浮。此諸國中所有錢寶、金、銀、摩尼、真珠、琉璃、壞伽、碧玉、珊瑚、留邵、鞞留、鞞勒、馬瑙、蚘蝑、赤石、旋珠，設使有人於中作王，隨用自在者，彼一切比丘持聖八支齋，不直十六分。

「居士婦！我因此故說，人王者不如天樂。若人五十歲是四王天一晝一夜，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，如此五百歲是四王天壽。居士婦！必有是處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聖八支齋，身壞命終，生四天王中。居士婦！我因此故說，人王者不如天樂。若人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晝一夜，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，如此千歲是三十三天壽。居士婦！必有是處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聖八支齋，身壞命終，生三十三天中。

「居士婦！我因此故說，人王者不如天樂。若人二百歲是焰摩天一晝一夜，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，如此二千歲是焰摩天壽。居士婦！必有是處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聖八支齋，身壞命終，生焰摩天中。居士婦！我因此故說，人王者不如天樂。若人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一晝一夜，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，如此四千歲是兜率陀天壽。居士婦！必有是處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聖八支齋，身壞命終，生兜率哆天中。

「居士婦！我因此故說，人王者不如天樂。若人八百歲是化樂天一晝一夜，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，如此八千歲是化樂天壽。居士婦！必有是處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聖八支齋，身壞命終，生化樂天中。居士婦！我因此故說，人王者不如天樂。若人千六百歲是他化樂天一晝一夜，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，十二月為一歲，如此萬六千歲是他化樂天壽。居士婦！必有是處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聖八支齋，身壞命終，生他化樂天中。」

於是，鹿子母毘舍佉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！聖八支齋甚奇！甚特！大利大果，有大功德，有大廣布。世尊！我從今始，自盡形壽持聖八支齋，隨其事力，布施修福。」

於是，鹿子母聞佛所說，善持，稽首稽首佛足，繞三匝而去。

佛說如是。鹿子母毘舍佉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持齋經第一竟(四千四十九字)

（二○三）中阿含晡利多品晡利多經第二(第五後誦)

我聞如是。

一時，佛遊那難大，在波和利[木*奈]園之中。

爾時，晡利多居士著白淨衣，白巾裹頭，拄杖執蓋，著世俗屣，從園至園，從觀至觀，從林至林，遍遊從行彷徉。若見諸沙門、梵志者，便作是說：「諸賢！當知我離俗斷俗，捨諸俗事。」

彼諸沙門、梵志以濡軟柔和語曰：「唯然。賢晡利多離俗斷俗，捨諸俗事。」

於是，晡利多居士遍遊行彷徉，往詣佛所，共相問訊，當在佛前，拄杖而立，世尊告曰：「居士！有座，欲坐便坐。」

晡利多居士白曰：「瞿曇！此事不然，此事不可。所以者何？我離俗斷俗，捨諸俗事，而沙門瞿曇喚我為居士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汝有相幟幟如居士，是故我喚汝：『居士！有座，欲坐便坐。』」

世尊如是復至再三告曰：「居士！有座，欲坐便坐。」

晡利多居士亦至再三白曰：「瞿曇！此事不然，此事不可。我離俗斷俗，捨諸俗事，而沙門瞿曇喚我為居士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汝有相幟幟如居士，是故我喚汝：『居士！有座，欲坐便坐。』」

世尊問曰：「汝云何離俗斷俗，捨諸俗事耶？」

晡利多居士答曰：「瞿曇！我家一切所有財物盡持施兒，我無為無求遊，唯往取食，存命而已，如是我離俗斷俗，捨諸俗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居士！聖法、律中不如是斷絕俗事。居士！聖法、律中有八支斷俗事也。」

於是，晡利多居士捨杖却蓋，及脫俗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瞿曇！聖法、律中云何八支斷俗事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依離殺、斷殺，依離不與取、斷不與取，依離邪婬、斷邪婬，依離妄言，斷妄言，依無貪著、斷貪著，依無害恚、斷害恚，依無憎嫉惱、斷憎嫉惱，依無增上慢、斷增上慢。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殺、斷殺耶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殺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殺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殺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離殺、斷殺耶？』便依離殺、斷殺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殺、斷殺也。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不與取、斷不與取耶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不與取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不與取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不與取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離不與取、斷不與取耶？』便依離不與取、斷不與取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不與取、斷不與取也。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邪婬、斷邪婬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邪婬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邪婬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邪婬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離邪婬、斷邪婬耶？』便依離邪婬、斷邪婬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邪婬、斷邪婬也。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妄言、斷妄言耶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妄言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妄言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

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妄言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離妄言、斷妄言耶？』便依離妄言、斷妄言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妄言、斷妄言也。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貪著、斷貪著耶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貪著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貪著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貪著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無貪著、斷貪著耶？』便依無貪著、斷貪著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貪著、斷貪著也。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害恚斷害恚耶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害恚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害恚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害恚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無害恚、斷害恚耶？』便依無害恚、斷害恚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害恚、斷害恚也。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憎嫉惱、斷憎嫉惱耶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憎嫉惱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憎嫉惱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憎嫉惱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無憎嫉惱、斷憎嫉惱耶？』便依無憎嫉惱、斷憎嫉惱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憎嫉惱、斷憎嫉惱也。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增上慢、斷增上慢耶？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：『增上慢者必受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若我增上慢者，便當自害，亦誣謗他，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，諸方悉當聞我惡名，身壞命終，必至惡處，生地獄中。如是增上慢者受此惡報，現世及後世，我今寧可依無增上慢、斷增上慢耶？』便依無增上慢、斷增上慢。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增上慢、斷增上慢也。是謂聖法、律中有八支斷絕俗事。」

居士問曰：「瞿曇！聖法、律中但是斷俗事，復更有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聖法、律中不但有是斷絕俗事，更有八支斷絕俗事得作證也。」

晡利多居士聞已，便脫白巾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瞿曇！聖法、律中云何更有八支斷絕

俗事得作證耶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居士！猶如有狗，飢餓羸乏，至屠牛處，彼屠牛師、屠牛弟子淨摘除肉，擲骨與狗。狗得骨已，處處咬嚙，破脣缺齒，或傷咽喉，然狗不得以此除飢。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：『欲如骨鏁。世尊說欲如骨鏁，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』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。居士！猶去村不遠，有小肉臠，墮在露地，或烏或鵄，持彼肉去，餘烏鵄鳥競而逐之。於居士意云何？若此烏鵄不速捨此小肉臠者，致餘烏鵄競而逐耶？」

居士答曰：「唯然。瞿曇！」

「於居士意云何？若此烏鵄能速捨此小肉臠者，餘烏鵄鳥當復競逐耶？」

居士答曰：「不也。瞿曇！」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：『欲如肉臠。世尊說欲如肉臠，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』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。居士！猶如有人，手把火炬、向風而行。於居士意云何，若使此人不速捨者，必燒其手、餘支體耶？」

居士答曰：「唯然。瞿曇！」

「於居士意云何？若使此人速捨炬者，當燒其手、餘支體耶？」

居士答曰：「不也。瞿曇！」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：『欲如火炬。世尊說欲如火炬，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』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。居士！猶去村不遠，有大火坑，滿其中火，而無烟[火*僉]。若有人來，不愚不癡，亦不顛倒，自住本心，自由自在，用樂不用苦，甚憎惡苦，用活不用死，甚憎惡死。於居士意云何？此人寧當入火坑耶？」

居士答曰：「不也。瞿曇！所以者何？彼見火坑，便作是思惟：『若墮火坑，必死無疑，

設不死者，定受極苦。』彼見火坑，便思遠離，願求捨離。」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：『欲如火坑。世尊說欲如火坑，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』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。居士！猶去村不遠，有大毒蛇，至惡苦毒，黑色可畏。若有人來，不愚不癡，亦不顛倒，自住本心，自由自在，用樂不用苦，甚憎惡苦，用活不用死，甚憎惡死。於居士意云何？此人寧當以手授與及餘支體，作如是說：『蜇我蜇我耶？』」

居士答曰：「不也。瞿曇！所以者何？彼見毒蛇，便作是思惟：『若我以手及餘支體使蛇蜇者，必死無疑，設不死者，定受極苦。』彼見毒蛇，便思遠離，願求捨離。」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：『欲如毒蛇。世尊說欲如毒蛇，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』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。居士！猶如有人，夢得具足五欲自娛，彼若悟已，都不見一。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：『欲如夢也。世尊說欲如夢也。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』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。

「居士！猶如有人假借樂具，或宮殿樓閣，或園觀浴池，或象馬車乘，或繒綿被，或指環、臂釧，或香瓔珞頸鉗，或金寶華鬘，或名衣上服，多人見已，而共歎曰：『如是為善，如是為快。若有財物，應作如是極自娛樂。』其物主者，隨所欲奪，或教人奪，即便自奪，或教人奪，多人見已，而共說曰：『彼假借者，實為欺誑，非是假借。』所以者何？其物主者，隨所欲奪，或教人奪，即便自奪，或教人奪。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：『欲如假借，世尊說欲如假借，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』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。

「居士！猶去村不遠，有大果樹，此樹常多有好美果。若有人來，飢餓羸乏，欲得食果，彼作是念：『此樹常多有好美果，我飢羸乏，欲得食果，然此樹下無自落果可得飽食及持歸去，我能緣樹，我今寧可上此樹耶？』念已便上。復有一人來，飢餓羸乏，欲得食果，持極利斧，彼作是念：『此樹常多有好美果，然此樹下無自落果可得飽食及持歸去，我不能緣樹，我今寧可斫倒此樹耶？』即便斫倒。於居士意云何？若樹上人不速來下者，樹倒地時，必折其臂、餘支體耶？」

居士答曰：「唯然。瞿曇！」

「於居士意云何？若樹上人速來下者，樹倒地時，寧折其臂、餘支體耶？」

居士答曰：「不也。瞿曇！」

「居士！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，欲如樹果，世尊說欲如樹果，樂少苦多，多有災患，當遠離之。若有此捨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，當修習彼，是謂聖法、律中更有此八支斷絕俗事而得作證。

「居士！彼有覺、有觀息，內靖、一心，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、樂，得第二禪成就遊。彼已離喜欲，捨無求遊，正念正智而身覺樂，謂聖所說，聖所捨、念、樂住、空，得第三禪成就遊。彼樂滅、苦滅，喜、憂本已滅，不苦不樂、捨、念、清淨，得第四禪成就遊。彼已如是定心清淨，無穢無煩，柔軟善住，得不動心，修學漏盡智通作證。彼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習、知此苦滅、知此苦滅道如真。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習、知此漏滅、知此漏滅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欲漏心解脫，有漏、無明漏心解脫，解脫已便知解脫，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」

說此法時，晡利多居士遠塵離垢，諸法法眼生。於是，晡利多居士見法得法，覺白淨法，斷疑度惑，更無餘尊，不復由他，無有猶豫，已住果證，於世尊法得無所畏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今自歸於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世尊！我本著白淨衣，白巾裹頭，拄杖執蓋，及著俗屣，從園至園，從觀至觀，從林至林，遍遊行彷徉，若見諸沙門、梵志者，便作是語：『諸賢！我離俗、斷俗，捨諸俗事。』彼諸沙門、梵志濡軟柔和，語我言：『唯然。賢晡利多離俗、斷俗，捨諸俗事。』世尊！我於爾時，彼實無智安著智處，實無智祠，又無智食，實無智，奉事如智慧人。世尊！我從今日，諸比丘眾及世尊弟子，此實有智，安著智慧處，實有智祠，又有智食，實有智，奉事智慧人也。世尊！我今再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世尊！我本所信敬重外道沙門、梵志者，從今日斷。世尊！我從今三自歸佛、法及比丘眾，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，從今日始，終身自歸，乃至命盡。」

佛說如是。晡利多居士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晡利多經第二竟(三千六百四十二字)

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五(七千六百九十一字)(第五後誦)